

刘心武评 · 金瓶梅人物谱



刘心武评
◆
金瓶梅人物谱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戴敦邦绘刘心武评金瓶梅人物谱/戴敦邦绘; 刘心武评.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6.4

ISBN 7-5063-3618-9

I. 戴… II. ①戴… ②刘… III. ①中国画: 人物画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②金瓶梅 - 人物形象 - 文学评论
IV. ①J222.7②I207.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1920 号

戴敦邦绘刘心武评金瓶梅人物谱 (全两册)

作者: 戴敦邦 刘心武

责任编辑: 王宝生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北京乾洋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20 1/16

字数: 80 千

印张: 14.75

插页: 12

印数: 001 - 10000

版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3618-9

定价: 88.00 元 (全两册)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评点《金瓶梅》序

生活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大陆的普通读者，一般都读过《红楼梦》，甚至是熟读过；一般也会知道有一部先于《红楼梦》的《金瓶梅》，却直到八十年代以前，仍难以读到这部书。

我个人也是先读了《红楼梦》，才读到《金瓶梅》的。这两部巨著，有其相似之处，它们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那种为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神佛仙人树碑立传的长篇小说格局中突破了出来，将笔墨浓涂重染地奉献给了「名不见经传」的「史外」人物，展现出一幕幕俗世的生活景象，充满了前述那几本「英雄史诗」里罕见的关于「饮食男女」生活方式的精微刻画，人物不再是粗线条的皴染，而是工笔画似的须眉细勒，而且极为注重人物语言的铺排，往往通过生猛鲜活的性格语言，使书中人物跳脱纸上，令读者过目难忘，掩卷如邻。

但读过《金瓶梅》后，我一方面得知《红楼梦》在艺术技法上深受它的影响，另一方面，却又深刻地意识到，这两部巨著有着重大的区别。那区别主要还不是前者展现的是土财主和市井小民乃至地痞流氓的生活风貌，而后者主要是表现钟鸣鼎食、世代簪缨的贵族之家的盛衰流程；那重大的区别在于，《红楼梦》的创作者在叙述文本中充满了焦虑，贯穿着努力从『生活原态』里升华出哲思的『形而上』痛苦，整部书笼罩着浓郁的悲剧情怀和浪漫色彩，因此，我们虽然在阅读的过程中会产生若干解读上的困惑，但一定会多多少少体味到那文本中所蕴含的独创性思想的魅力，如『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以及『意淫』说，等等。《金瓶梅》的文本却全然异趣。它固然也用了一些诸如『因果报应』、『恶有恶报』之类的『思想』包装，但究其实，它却基本上没有什么『形而上』的追求，因此，体现于叙述风格，便是非常之平静，没有焦虑和沉重，没有痛苦和浪漫，要论『现实主义』，它不仅远比《三国演义》《水浒传》『够格』，也比《红楼梦》更『严格』，读《金瓶梅》，我们往往会产生出一种惊异，我把这种惊异称之为『文本惊异』，

研究《金瓶梅》的『金学』之盛，不亚于『红学』，我也涉猎一些，已知成果累累，但依在我看来，仔细研究《金瓶梅》这个『文本特点』的，却还不多。

对于《金瓶梅》，一般人对之感兴趣的，无庸讳言，是里面为数不少的性描写，那确实是直露到放肆程度的色情文字，《红楼梦》里也有性描写，但处理上或含蓄而不失美感，或虽粗鄙却点到为止，并都为塑造人物而设，没有卖弄招徕之意。《金瓶梅》产生的时代（最早的刻本出现在明万历年间），因为皇帝公开征求春药，达官贵人更荒淫无耻，『房中术』成为最大的时髦，一时淫风甚炽，影响到民间社会，直达底层，不仅性行为相当的『解放』，戏曲演唱乃至茶肆说书，包括野史小说，直到市俗俚语，在表现性行为上也相当的『没遮拦』，《金瓶梅》在这方面的『成就』，放在那样的大背景中，算不得具有独创性，因此，我以为一般论者（性学专家例外）对此书的色情描写评价不高，乃至多予诟病，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把《金瓶梅》里的性描写全看作著书人招徕观者的『噱头』，那又不对了。《金瓶

梅》的构思十分巧妙，它从《水浒传》里『武松杀嫂』一节衍化出来，西门庆通过王婆拉纤勾引了潘金莲，潘金莲用药毒死了亲夫武大，武松得知后追杀西门庆，在《水浒传》里是武松在狮子楼上杀成了西门庆，《金瓶梅》却告诉我们武松是错杀了他人，并被发配，西门庆把潘金莲娶进了他家，当了第五房小老婆，于是由此展开了对西门庆这个恶霸的全方位描写，其中，占最大篇幅的，是他的性生活，他不仅周旋于六房妻妾之间，还勾引仆妇奶妈，养外遇，宿青楼，乃至潜入贵妇人卧房尽兴淫乐，有人统计，西门庆在书中几乎与二十个女性发生了性关系，在关于西门庆『性史』的生动而细腻的描述中，《金瓶梅》由此辐射出了关于那个时代的丰富而具体的人际存在与相互倾轧，并且常常有超出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性学意义的人性开掘，显示出此书作为长篇小说的独特的美学价值。或许这个价值不是作者有意识向我们提供的，但却是客观存在，历久弥彰的。

《金瓶梅》这一书名，可以理解成『金色的花瓶里插着梅花』，但绝大多数读者都认同于

这书名里概括着全书三位女主角的解释，「金」是潘金莲，「瓶」是李瓶儿，「梅」是庞春梅。相对而言，李瓶儿可能是更能引起读者兴趣的一位女性，因为在她和西门庆的关系里，有着超越了肉欲的爱情，西门庆这一纵欲狂人，也因在与她的爱情中显示出了人性中的温柔、宽容与善意，从而更有血有肉，更具认知内涵。潘金莲的形象，作为无时无刻地思淫纵欲的一个「性存在」，未免失之于「单纯」，但她的性格，却是刻画得最活灵活现，凸现纸面，令人难忘的。庞春梅是在全书后五分之一的篇幅里，才升为「重头人物」的，这是一个比潘金莲和李瓶儿都更复杂的艺术形象，她表面上有时非常「正经」，骨子里却比潘金莲更加淫荡无度；她的复仇手段，或直截了当而且残酷至极，或曲折隐蔽如软刀子割心；她对西门庆女婿陈经济的追求，怪异而执著，变态而宽容，折射出那个「世风日下」的市民社会对传统礼教的公然蔑视与无情「解构」。

《金瓶梅》是以写西门庆一家的食色生涯为主的，但《金瓶梅》确实又并不是一部「唯性」的小说，尤其不能因为其中有色情文字，便定性为「色情小说」、「淫书」、「黄

书』，因为它有大量的篇幅，展现着西门庆家门外广泛而杂驳的社会生活，这部托言宋朝故事其实是表现明代社会生活的小说，把大运河的南北交汇点一带的商贸盛况，市廛车辐，滚滚红尘，描绘得光怪陆离、栩栩如生，特别是书中几次酣畅淋漓地描写了清河县中的灯节盛况，那种世俗生活的『共享繁华』，显示出一种超越个人悲欢恩怨的人间乐趣，不管作者本人是否有那样的寓意，善思的读者或者从中可以悟出，不管人世有多么多的苦难、阴谋、残暴、荒淫、堕落、沉沦，毕竟冥冥中还存在着某种推进人世发展的『规律之手』，因而人世中的『阶段性文明』即便不可避免地含有不公正乃至污垢阴秽，个体生命仍应保持对生命的珍视，这珍视里包括着对俗世生活琐屑乐趣的主动享有。

《金瓶梅》的描写空间，还几次越过了一县一府，而直接写到京都，写到豪门，写到宫廷，一直写到皇帝本人。有研究者考证出，此书是刻意影射明嘉靖朝的政治黑暗。因为此书写作时，已在嘉靖死后，那时嘉靖宠臣严嵩及其儿子严世蕃已被斥逐诛杀，所以著者才得以放手影射他们的弄权獗为，表现他们如何卖官鬻爵，收贿纳凶，豢养鹰犬，鱼肉黎

民，败坏世风，制造人祸；据考，书中的蔡京、蔡攸父子，便是用来影射严嵩、严世蕃的。其实，书中所写的那种官场黑暗、税吏腐败、官商勾结、淫靡成风，并非只是『前朝』的『绘影』，也是『如今』的白描，从这一点上来说，《金瓶梅》也是一部『胆大妄为』的『政治小说』，有的论家从这一点上格外肯定《金瓶梅》的价值，不过，我以为通观全书，这一因素终究还只能算是《金瓶梅》这棵大树上的一个枝丫，就『全树』而言，市井生活与食色之事，毕竟还是主要的枝叶，并且参差披拂，葱郁蓊翳。

回过头来，我还是要强调《金瓶梅》那令人惊异的文本，为什么在那个理想黯淡、政治腐败、特务横行、法制虚设、拜金如狂、人欲横流、道德沦丧、人际疏离、炎凉成俗、背叛成风、雅萎俗胀、寡廉鲜耻、万物标价、无可售的人文环境里，此书的作者不是采取拍案而起、义愤填膺、『替天行道』、『复归正宗』等叙述调式，更不是以理想主义、浪漫情怀、升华哲思、魔幻寓言的叙述方略，而是用一种几乎是彻底冷静的『无是无非』的纯粹作『壁上观』的松弛而随意的笔触，来娓娓地展现一幕幕的人间黑暗和世态奇观？此书

的作者究竟是谁？学术界众说纷纭而尚难归一，或许此书的成书过程中确有多人多手参与，从其『拟话本』的风格上看，可能也是当时茶肆酒楼说书人的一个时髦的『保留节目』，众多的参与创作者可能都在其故事里加进了一些『训诫』，但那些牵强附会的生硬『训诫』完全不能融合于故事与人物，只是一些『套话』，乃至显得『累赘』多余。为什么经过『兰陵笑笑生』归总刻印，仍不见『起色』？这究竟是因为所有参与创作者都缺乏『思想高度』，还是因为，就小说创作的内在规律而言，像《红楼梦》那样地充满叙述焦虑，洋溢着理想光芒与浪漫情怀固然是一种很好的叙述方式，而《金瓶梅》式的『冷叙述』，并且是达到七穿八达、玲珑剔透、生猛鲜活、浓滋厚味的『纯客观叙述』，也是一种在美学上可能具有相当价值的叙述方略呢？

我们可能更乐于公开地表达对《红楼梦》的激赏，而吝于表达阅读《金瓶梅》时所获得的审美愉悦，这可能与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大人文环境有关。其实，抛开其他方面不论，《金瓶梅》在驾驭人物对话的语言功力上，往往是居《红楼梦》之上的，我们所津津乐道的

『红语』，如『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不当家花花的』，『打旋磨儿』，『前人撒土迷了后人的眼』……等等，都是《金瓶梅》里娴熟而精当地运用过的。《红楼梦》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大陆，已经获得了可以说几乎是几无异议的至高评价，但是《金瓶梅》却直到这个世纪末，才终于能被一般成年读者正常阅读，学界也才有可能更加开放地进行研究，我这里便对学界，当然也兼及一般的读者，提出这样一个课题，就是请回答，当一个时代里的一个作家，他实在无法升华出理想与哲思时，他便使用《金瓶梅》式的文本，精微而生动地描摹出他所熟悉的人间景象和生命现象，在语言造诣上更达到出神入化的鲜活程度，我们是应当容忍他呢，还是一定要严厉地禁止他，乃至恨不能将他的著作『扼杀在摇篮中』？

当然，《红楼梦》是一部不仅属于我们民族，更属于全人类的文学瑰宝；那么，比《红楼梦》早二百年左右出世的《金瓶梅》呢？我以为也是一部不仅属于我们民族，也更属于全人类的文学巨著，而且，在下一个世纪里，我们有可能更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尤其是，

有可能悟出其文本构成的深层机制，以及时代与文学、环境与作家间互制互动的某种复杂而可寻的规律，从而由衷地发出理解与谅解的喟叹！

一九九五年五月三日 绿叶居

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日 修定

武松

《金瓶梅词话》第一回从武松景阳岗打虎讲起，令人恍若在读《水浒传》，这是一『借树开花』的写法。此武松确实就是那位后来上了梁山的英雄，堪称中国传统好男子汉的楷模，他力能克虎，排拒女色，忠厚孝悌，疾恶如仇，行动果断，敢做敢当。不过，在《金瓶梅》里，武松打虎后与哥哥武大郎相逢的地方变成了清河县；而在他识破了西门庆与嫂子潘金莲通奸并鸩杀哥哥的罪行后，奔到狮子街酒楼去找西门庆报仇，急忙中却把一个李外传错当成西门庆打死，因此被捕发配孟州，结果不仅西门庆漏网，潘金莲与教唆犯王婆也得以苟活多日，这颇有失《水浒传》中那武松粗中有细的光彩；然而这并不是著书者要恶意地『歪曲』武松形象，而实在是为了让本书的主人公西门庆、潘金莲得以从容地演出一幕幕俗世的活剧——直到很久以后，才终于『恶有恶报』。

武松在《金瓶梅》里只是一个牵出故事的『由头』。然而武松的雄伟刚烈之正气，却浓冽袭人，令人难忘。

武植（武大郎）

他是武松的哥哥。为什么胞弟相貌堂堂、充溢着健壮的阳刚之美，而他却偏长成个「三寸丁，谷树皮」的奇丑矮陋怪相？命运何捉弄人！一至于此？就是因为他模样猥琐，而且性格又懦弱，因此到了现代社会，才出现了为他那美貌的妻子潘金莲抱屈，乃至于做翻案文章的人士——他们问：凭什么要求一个被大户人家惩罚性地下嫁给他的「如花似玉的女子」为他坚守贞操？

在《金瓶梅》里，武大郎的命运与《水浒》中一样地悲惨。这是一个每天制作出许多热烘烘的炊饼，在清河县的街巷中诚实地售卖给顾客的人。一个谦卑、本分、忍让、耐辱的人。甚至在对西门庆、潘金莲「捉奸捉双」，被西门庆踢中心窝后，躺在床上喘息时，他还对潘金莲哀求道：「你若肯可怜我，早早扶得我好了，武二回来时，我都不提起！」但他所面对的是人性中最醜黑的部分，他仍然被极其残忍地杀死。

《金瓶梅》里死了不少人。武大郎是死得最惨的。就《水浒》与《金瓶梅》里的描写而言，我以为找不到为潘金莲辩护的坚实理由。贫非罪，相貌丑陋更不是罪过，性格懦弱算不得多大的缺点。你可以不爱他，乃至于偷偷对他不贞，甚至于在被他觑破奸情后，爽性弃他而去，你怎可那样残忍地鸩杀一个善良的生命？

武大郎的形象让我联想起法国文豪雨果笔下的『钟楼怪人』，最善良与最丑陋相属连，这『不谋而合』里，有着怎样的玄机？

潘金莲

潘金莲因《水浒传》已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到《金瓶梅》里，她更跃为「女一号」。按书中所写，她是所有女子中生的最美，也最擅风月的一个。《金瓶梅》这个书名，一说是「金色的瓶子里插着梅花」的意思，一说是由该书头三号女角（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的名字各取一字组成，显然后一说更为通顺。《水浒传》里的潘金莲，形象还比较单薄，《金瓶梅》里的潘金莲却是一个极其丰满、极其鲜活的复杂艺术形象。

潘金莲生于一个贫困的裁缝家庭，早年丧父，九岁卖入豪门充当家伎，后又被转卖到土财主张大户家中，被「收用」，又由于财主婆不容，被张大户下嫁给了矮丑的武植。潘金莲究竟懂不懂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回答是否定的。她却是一个性欲极其强烈的女人。这本来也并非一定构成罪恶。武植不能满足她的合理性欲，她追求从天而降的壮伟男子武松又不得，于是转而投入富有而英俊的西门庆怀抱。在王婆的教唆下，她鸩杀亲夫而排除了被西